

二連浩特年會之行(四)

藝術天地 趙之境

邊陲牧民和軍旅物資缺乏，為了不給牧民和部隊添麻煩，主辦單位攜帶黃瓜、土豆、大米、飲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資，駕乘兩輛小巴、一輛吉普和一輛水罐皮卡，迎着晨光奔赴烏拉蓋草原。歷經兩個多小時顛簸，我們一行參會畫家終於抵達，清新的草原清風裹挾着草木與泥土的清香，撲面而來，洗去了我們旅途的疲憊。抵達目的地後，參加年會的畫家們紛紛散開，奔往草原各處，尋得心儀的取景之處，開啟寫生創作。

大家各展所長，筆觸或粗獷或細膩，水彩畫、水墨畫錯落交織，將草原的蒼茫秀美定格於畫紙之上。我專注於水彩創作，將蒙古包、裊裊炊煙、閒散牛馬與羊群構成的治愈畫卷，細細描摹下來。

日光漸升，臨近正午，全體藝術家一同前往當地牧民家中做客。草原牧民性情淳樸豪爽，待人熱情真摯，早已為我們備好了豐盛的草原特色午餐。鮮香勁道的手把肉、風味獨特的血腸與肉腸極具草原特色；熱氣騰騰的羊肉搭配土豆、清甜白菜與粉條，燉煮出醇厚鮮香的家常滋味。醇厚濃郁的酥油茶入口綿密、奶香四溢，都是獨屬於草原的地道風味。

飽享美食過後，眾人稍作休整，再度拿起畫具，在牧民蒙古包周邊采風寫生。周邊牛羊成群、牧草繁茂，質樸的牧民人家為畫面增添了人間煙火，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靈感。不知不覺間，時間悄然流逝，下午4點30分，我們按照行程安排集合，動身前往邊防部隊軍營留宿。

傍晚，我們抵達邊防軍營，團長在營門口迎接。因軍營物資簡陋、無

固定供電，首長特意調配軍車發電，為我們舉辦歡迎晚會，烏蘭牧騎演員的歌舞為軍營增添了溫情。我們將慰問物資移交部隊，與官兵共進簡單卻暖心的晚餐，飯後一同觀看紅色影片《英雄兒女》，熱血劇情讓眾人深受觸動。戰士們還主動騰出營房，自己露天露營，這份赤誠令人敬佩。

次日清晨，軍號劃破靜謐，官兵們整齊列隊，口號鏗鏘，畫家們紛紛駐足鼓掌。上午，我們前往邊防哨所采風，團首長驅車狩獵改善伙食，鮮美的野黃羊肉香氣瀰漫營區。午後，軍地開展文化交流筆會，杜高潔教授領銜創作山水佳作贈予部隊，眾畫家也即興創作作品饋贈官兵。馮向傑先生還為我題寫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的書法。返程清晨，我們飲下上馬酒，帶着草原的純粹與軍營的溫暖踏上歸途。這場美術家年會組織有序，既有學術交流，又有實地采風，讓我開闊了藝術眼界，更新了創作理念，更深刻體會到藝術源於生活。1991年二連浩特之行，是我青年美術道路上珍貴的歷練，那些所見所感，始終滋養着我的教學與創作，成為心底永不褪色的溫暖回憶。



●《盛世驕驥，逐雲》紙本設色 68cmx68cm (2026年) 作者畫作

難忘姚卓然

舊夢難忘 沈西城

近代香港球王，除張子岱、胡國雄外，還有姚卓然，論資排輩，還在兩人之上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我在政府大球場觀看姚卓然踢球，他隸屬巨型班南華，跟黃志強、莫振華，何祥友合作，鋒力銳利無比，直搗對手後防，唯一可以與之爭雄的是九巴，九巴鋒力不弱，劉志霖、周少雄、劉繼照等足可頡頏。兩軍相遇，萬人空巷，一票難求，而南華為九巴起見，勝出場數遠超。

姚卓然，綽號小黑，好波之人，司職左輔，即現時中場指揮官，盤、扭、傳、射俱佳，至今無人可及。1958年，我爬山做「山大王」，看南巴大戰，陣容如下：南華是劉建中、劉志炳、郭錦洪、陸達熙、劉儀、何志坤、黃志強、何祥友、李育德、姚卓然、莫振華。九巴不遑多讓：衛佛儉、羅北、羅國良、鄧森、鄭帝康、梁杰、周少雄、劉志霖、劉繼照、林錦堂、劉瑞華。兩隊甫交鋒，隨即對攻，20個球員穿花蝴蝶，盤旋飛舞在綠茵場上，球迷如癡如醉。

姚卓然1969年掛靴時，年已41歲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認識了「致命長傳」何新華，慨嘆道：「好波之人不一定懂得教，小黑無法準確地將本身技術灌輸給後輩。作為球員空前成功，當教練平平無奇。」何新華還告訴我姚卓然生活十分落魄，三餐不繼。我吃了一驚，小黑波糧4萬一年，香港之最，何以至此？何新華嘆氣：「小黑風流自賞，夜夜笙歌，別說四萬，銅山也得花光。」

姚卓然一生受霍英東器重，可後來連霍老闆也捨他而去了！最潦倒不堪時，每日向朋友告貸吃飯。聽了難過，當時我是一份月刊的老總，想開一個欄刊他自傳，稿費作生活費用。何新華搖頭：「好是好，居無定所，哪處去找？」千禧年，遇到一位體育界朋友，告訴我姚卓然1996年中了風，半身不遂，正在香港仔「余振強紀念護理安老院」。有記者往訪，拍了照片讓我看。躺在病床上的球王，頭髮斑駁，精神頹喪，口齒不清，雄風早泯。看了心酸，眼淚欲滴。2008年2月2日姚卓然病逝，得年80歲。爾衡云：君音永浮，河水有竭；君聲永流，且光沒發！以此悼球王姚卓然。

盧冠廷背後的故事

歌海足跡 車淑梅

本年度「金針獎」得主盧冠廷 (LoLo) 曾言最大遺憾是沒有見過生母，他可有怪過父親盧海天前輩？他心平氣和地答道：「沒有。」他一定有苦衷，我問：「可以讓我看媽媽照片嗎？她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只答：「你自己去找尋吧。我問過所有老人家，沒有人知道，依我所知她應該已經不在人世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會請她開開心心過日子，不用記掛我，我的人生就是這樣，相親不可以接近，大家開心快樂就好了。」

LoLo來自電影世家，他透露三伯娘白燕並非如幕前楚楚可憐，偶爾打麻將消遣，也是家中的話事人。為何不選擇幕前演出呢？「因為小時候曾經受傷，走動不太方便，做幕後比較適合，加上當年流行動作片，太恐怖，記得《神勇雙響炮》有一場戲元彪要拋我出去樓外，我身上沒有威地，地上沒有紙盒，我問準了老婆，我等了5小時才肯拍，想到不拍可能沒有下次了，應該不會死。開機，元彪拋我出去一半就將我拉回來，拍到我的臉全發青，完全不需要我的演技。」

LoLo和太太唐書琛 (Susan) 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天馬行空的旋律配上滲透着哲理的歌詞，雙劍合璧，創出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，其中《陪着你走》就是啦！

最近，Susan再填了《陪着我走》，她甜甜地笑：「好窩心，因為陪着你走了幾十年，繼續陪着我走，由當年的期望，到今天的回望，回望40年來我們所走過的路。」如果請LoLo送一首由自己親筆填詞的歌曲給太太，有什麼字一定會寫進去？Susan笑言老公要想3天，但LoLo立即回應：「開心一定有，安樂一定有，感激都應該有。」Susan直言對丈夫既欣賞更佩服：「他是Fighter也是

Survivor，兩歲父母分離，有讀寫障礙，像個野孩般拖着狗到山上跑，他一生的經歷如電影……我在他身邊，沒有作什麼鼓勵，他已經夠硬淨。『冠廷』這名字也是我改的，因為當年唱片公司要盧國富改新名，『冠廷』含意大器晚成，他也贊成，因為成功必須經苦幹。」

但今天AI崛起，填詞人和音樂人可以如何自處呢？LoLo反應頗大：「這對人類是個大問題，但我用了20年時間研究了一個音樂系統，讓全人類一下即可明白音樂的來龍去脈，更包含了所有音樂的可能性，一目了然。這個AI是不懂我的，我亦不打算教它，因為它懂了就不再值錢。其實人類有好多發明家，要想法子保護人類，好重要！AI運用大數據只創作到好普通的作品，我們人類可以不斷超越，可以有更多好作品面世。」

去年紅館告別演唱會大獲好評，可有什麼影響？「好開心，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效果，我可以到內地開演唱會，這是我的第一次，我要多謝太太去年推動我再上台。我的人生比自己所想像的更好，我要跟岳父父母說：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可以照顧到Susan，我一定和她好好地過一生，我好開心。」

多謝LoLo和Susan，你們的才華和真情永遠打動人心！



●盧冠廷和太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作者供圖

皂角樹

去年夏天，我專程去了趟驪山，只為拜訪一棵蒼老的皂角樹。

樹下有碑刻：天寶十載七月七日，玄宗與貴妃在長生殿盟誓後，親手種下此樹。樹幹粗壯，幾根側枝遊龍般斜伸上去。不知患了什麼病，只有靠殿那一頭的枝條上還掛着葉子，其餘比人腰還粗的枝幹，光禿禿的，纏着祈福的紅布條。單看那枯瘦的枝，真覺得它老了。它的身軀，就像它見證過的情意，鮮亮過、滾燙過，卻難逃永恒。

這樹有個妙處：樹幹一米高的地方，嵌着7個光滑的疙瘩，湊成一張豬八戒的臉，活靈活現。最上一對大而圓，像翹起的耳朵；下面兩隻「眼」，分得開些；再往下，3個小疙瘩排成鼻環與鼻孔的模樣。有遊客伸手去摸，念叨：「摸摸八戒頭，一生無憂愁。」好幾隻手都湊了上去，彷彿真能抹掉往後的煩心事。也有人說，正是這張「臉」，給了吳承恩寫《西遊記》的靈感。想起「四聖試禪心」那段——驪山老母與3位菩薩扮成母女，設局招親試師徒4人。只有豬八戒動了凡心，被罰綁在樹上吊了一夜。老母殿西這棵皂角樹，據說就是罰八戒的那棵；樹身上那張臉，便是老母一口仙氣把他定住的模樣。

傳說虛虛實實，可一棵樹，卻讓這座宮觀添了生趣，多了氣象。望着樹，我的記憶悠然回到了童年的河灘邊。是個夏天，天藍得像水洗過。晨

光灑在河面，灑在洗衣的女人們身上，也灑在我玩伴光溜溜的腿腳邊。女人們蹲在青石上，褲腿挽得高高，白生生的腿腳浸在水裏。捶衣聲起起落落，伴着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話。若換成月夜，大概便是李白那句「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搗衣聲」了。

那時的衣物多是土布織成，洗它們用的，往往是剛從樹上摘下的皂角。我記得二姐洗衣前，總是先剔出皂角裏的籽，再把皂莢裹進床單，放在青石上捶打。柳木棒槌被她掄起又落下，水花濺開，皂香也濺開。皂液漸漸碎成黏稠的汁液，滲進布裏，飄出那股獨有的氣味——那時並不覺得多好聞，如今回想，卻盡是香的。或許，人覺得什麼香，多半是因為回憶為它鍍上了光。抹勻皂液，再捶再揉，泡沫便湧出來，一大盆衣裳，用一兩串皂角就洗得乾乾淨淨。我最愛看她們漂衣的樣子：拎起床單一角，像撒網般揚進河裏。水流頓時將它鋪成平展展的樣子，飄飄搖搖，顏色也在清波裏變得夢幻起來。洗淨的衣裳晾在河岸草地上，花花綠綠鋪開一片。

近午時分，女人們散開髮辮，俯身用皂角揉搓長髮。黑髮在水裏甩成一道道弧，水珠甩出虹彩，笑聲和皂泡一起飄起來……這便是我站在驪山古老的皂角樹下，眼前浮起的畫面。幾十年過去，童年河邊的晨光與笑聲，仍藏在記憶深處，一見皂角樹，便悄

悄甦醒。那時村裏有好幾棵皂角樹，河岸更多——都是洗衣時落下的種子，自己生根。老話說：「庭前栽土槐，屋後種皂角。」我們村的皂角樹卻不屬誰家，是全村共有的。

春天，枝頭冒出嫩芽。5月開花，小小的，黃白色，香氣卻淡淡地散出來。夏至，果實垂下來，像碧玉打的鐮刀。秋風一起，太陽與風把皂莢從綠染成紫紅，風過時碰出鈴鈴的輕響，彷彿在說：可以摘了。從那時起，樹下總有人彎腰撿落下的皂角。撿不着，就朝樹上丟石子。身手好的乾脆爬上去，摘滿一兜。那時，肥皂和洗衣粉還是稀罕物，更別說洗髮水了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皂角樹是生刺的，又硬又尖。可記憶裏那些樹，卻從沒讓我見過刺——許是我們只顧仰頭找皂角，從未留意枝幹上的鋒芒。這些刺，本是樹護着嫩葉嫩枝的盔甲。

我六七歲時，肥皂和洗衣粉漸漸尋常起來。村裏打了機井，河灘洗衣的日子便散了。秋末，皂角落了一地，在雨裏默默發黑、腐爛，成了土。聽說東溝那條河後來也淺了，甚至露出乾裂的河床……用皂角洗衣洗頭的歲月，像一縷煙，輕輕淡淡，飄遠了。

樹還站着，身上纏滿記憶與傳說。時光在枝頭停過，又流走；故事在碑上刻下，又模糊。只有那股草木的清氣，穿過歲月，依然在風裏微微搖晃，像一聲輕輕的嘆息，也像一句未說盡的話。

擁有六百年歷史的天壇，在中國外交語境中具有重要象徵意義。特朗普成為繼福特總統後，50年來首位參觀該處的美國元首。

天壇，本身就是一座與「五穀豐登」高度相關的建築。明清皇帝每年皆於祈年殿舉行祈穀大典，向天祈求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。其建築結構蘊含深厚宇宙曆法智慧——內圈4根龍井柱象徵四季；中圈12根金柱代表一年12個月；外圈12根簷柱則象徵12個時辰；24根中、外圈的柱子相加，象徵一年中的24節氣。總數28根柱子，暗合天上的28星宿。古人將天文、曆法與時間秩序融入建築設計，整體猶如一部立體化的東方宇宙觀。

美國高度期待中國擴大農產品採購中大豆、玉米、牛肉等訂單，這不但牽動美國農民與全球供應鏈，更深刻影響着特朗普執政的中期選情；而中國就希望在關稅、科技與經貿穩定關係上取得更大進展。

當中美雙方領袖走入象徵「祈求豐收」的天壇時，那不只是參觀遊覽，更像是一種文明語言的外交隱喻。真正偉大的文明，從來不只是權力，而是對天地的敬畏、對人民的關懷，



●天壇和諧共存的象徵，是東方人的一萬物。作者供圖

食在陸羽

粵菜向有「食在廣州，廚出鳳城」之說，鳳城指的就是順德。不少受歡迎的傳統粵菜，其實本為順德菜，特色是講究食材新鮮，不時不食，而且善於粗菜精做，盡顯手工業的廚藝功力。

筆名「特級校對」的陳夢因先生所著《食經》，被譽為香港懷舊菜聖書，當中記有不少粵菜中的精品，用料、廚藝、擺盤，均各具特色；可惜其中不少曾盛極一時者，可能由於成本收益考慮，或者廚藝失傳，現已在餐飲市場逐漸消失。想品嚐優質的懷舊菜，就要到老字號的酒家，方能體驗傳承自前輩師傅的手藝。

近年不少餐飲食府，均以主打懷舊菜為招徠。例如創立於清末民初的老字號襟江酒家，在結業多年後於旺角重開；又如源

於廣州西關的蓮香樓，近年除開設分店外，最近更由中環舊址遷往裝修極具懷舊色彩的上環德輔道中。其餘如中環鋪記酒家、灣仔生記飯店、軒尼詩道益新美食館、山林道沖菜、佐敦新新酒樓、柯士甸路龍門金閣、彩虹金碧酒家等，均各具招牌主打。

最近，文公子就與香港中華總商會一班食友，到中環士丹利街的陸羽茶室，體驗了一場懷舊盛宴。陸羽的晚飯水準一向甚高，但食客卻大都只聚集早午茶市，懂得晚市往光顧者不多。是晚菜式，不少均為傳統手工業，第一道菜已是極少食府仍有提供的「雞蓉鷓鴣粥」。雖云為粥，其實無米，乃將鷓鴣肉挑筋，剝成糜後加蛋清，配以鷓鴣骨架煲成之湯，混入木薯泥，令湯變稠成粥狀而成，是傳統的心機菜；啖之只覺口感綿柔，渾體舒泰。

前菜為蝦多士，鬆脆可口。再上燒雲腿乳鴿片，為陸羽招牌菜，以雲腿之鹹香，陪襯鴿片之鮮嫩，饒具可口感。蝦子柚皮鴨湯，製作工序繁複，柚皮要經多次反覆湯水浸發，浸軟去澀後以上湯煨煮，口感軟糯入味，配以燻鴨鴨掌，確為一絕！

沙律煙英魚，魚實肉，煙味濃，配沙律醬絕佳。紫蘿咕嚕肉乃陸羽首本名菜，關鍵在選料與收汁技巧，尋常處見不尋常。蓮子八寶鴨為手工業，將鴨去骨、填以蓮子、糯米、冬菇、瑤柱、鹹蛋黃等多種餡料，慢燉蒸熟而成；料豐鴨嫩，迅即清碟。古法鹽焗雞亦為陸羽招牌菜，鮮雞燒成，與雜齊上，連雞胸都皮脆肉嫩，可見工夫。單尾為文公子到陸羽必點之蟹肉片兒麵，由蟹肉、高湯、雲吞皮烹成，是傳統粵菜頗珍貴之選。本席甫完，眾皆回味，已相約下次再來。

香港樂壇十年之間的演變

香港樂壇，曾經是華語流行音樂的心臟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有譚詠麟、張國榮、梅艷芳，九十年代有四大天王、王菲、Beyond，不單止橫掃海峽兩岸暨香港，連日韓同東南亞都有大量樂迷。但2000年後，樂壇慢慢沉靜下來。由2016年到2026年這十年間，香港樂壇經歷了什麼變化呢？未來的音樂會不會只剩小眾才聽？還是仍有機會令國際重新留意香港樂壇？

2016年的香港樂壇，處於一個好尷尬的時期。實體唱片銷量一早已經崩潰，數碼音樂又未成氣候，頒獎禮成日被人說是「圍威喂」。主流媒體播去，都是那幾位千禧年代的巨星：陳奕迅、容祖兒、楊千嬅，新人好難突圍。樂迷一是走去追K-Pop (BTS、BLACKPINK 崛起)，一是看內地綜藝翻唱。整個樂壇給人感覺就是：老化、封閉、無驚喜。

2021年是一個轉捩點。MIRROR 橫空出世，帶起了前所未有的追星熱潮，令香港再次出現「萬人空巷」的場面。同期COLLAR等組合都相繼彈起，改變了本地流行音樂的生態。同

一時間，獨立音樂亦殺入主流：林家謙、Serrini、The Hertz、Kaho等唱作人同樂隊，開始登上叱咤樂壇流行榜同Chill Club的頒獎表。音樂類型變得更加多元——R&B、Hip Hop、電子、Jazz，不再只有K歌式情歌。

串流平台 (YouTube、Spotify、Apple Music) 成為主要聽歌渠道，歌手不再靠賣碟維生，轉為靠演唱會、廣告、周邊產品溫食。創作自由度大了好多，不用靠傳統唱片公司的商業公式。

疫情過後，演唱會經濟出現報復式反彈。獨立音樂亦開始「內卷」，太多新人湧出來，要突圍變得更加難。2024年至2026年間，樂壇進入了「分眾時代」——主流同小眾不再對立，聽眾各自跟住自己的喜好去揀不同類型的音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廣東歌在串流平台的播放量仍然保持穩定，沒有完全被K-Pop或華語流行歌取代。

有人擔心，香港樂壇會不會從此只有小眾音樂有人聽？我的看法是：小眾同主流會並存。今日的聽眾已經碎片化——有人鍾意跳唱組合、有人追捧療瘉系唱作人、有人沉醉另類風格。這種多元化不是壞事，反而是樂壇健康的表現。